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

列傳二十三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也父炳仕至侍御史沆好學沉厚寡言器度宏遠炳嘗謂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潭州轉著作佐郎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曰李沆宋寔皆佳士也並除右補闕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淳化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罷歸故官

真宗為皇太子以沆為賓客待以師傅禮真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寇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李繼遷久以西鄙叛遂有圖取朔方之意時朝廷困於飛輓朔方危蹙左右大臣及中外之議咸以為靈州迺必爭之

地不可失 真宗以問沈沈曰靈州必非 朝廷有也臣請發  
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  
之民可息肩矣未幾靈州陷 真宗益信重之 真宗嘗問沈  
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沈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  
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非讒即佞臣常惡之 真宗遣  
使持手札問沈欲以後宮劉氏為貴妃沈對使者自引燭焚之  
附奏曰但道臣沈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真宗又問沈治道所  
先沈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 真宗問其人  
沈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 真宗深以為然故終 真宗之  
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所用皆得厚重之士由沈之力也沈嘗言  
吾在 朝廷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用此  
以報國在相位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參知政事王旦以為

細事不足煩 上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  
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吾老不見  
矣此君異日之憂也景德元年薨于位年五十八 真宗對侍  
臣曰沈忠亮淳厚終始如一言之泣涕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  
靖乾興元年配享 真宗廟廷沈內行修謹識大體不求聲譽  
所居湫隘處之晏然沈既薨其後 真宗朝 陵展禮封山行  
慶鉅典盛儀無所不舉且為相每思沈之言歎曰李文靖聖人  
也故當時謂沈為聖相云弟維

維字仲方舉進士為保信軍節度推官召試中書除直集賢院兄  
沈為宰相與維友愛暇日相與笑言而未嘗及世務然維終欲  
避權勢出知歙州沈薨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以疾出知許州  
復入翰林為承旨修 真宗實錄累遷刑部尚書換相州觀察

使知亳州徙河陽又知陳州卒年七十一維以文學進與修冊  
府元龜至老手不釋卷性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善談論工詩嗜  
酒常曰人生詩酒足復何營哉既卒家無餘財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父祐有傳旦少好學祐器之嘗手植  
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有為三公者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臨  
江縣再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才旦亦獻其所  
為文章得直史館拜右正言知制誥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以壻  
避嫌改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 真宗即位拜中書舍  
人翰林學士錢若水名能知人嘗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  
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間誰可大用者若水言旦可大用  
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  
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犯邊 真宗幸澶州

雍王元份留守 京師得暴疾命旦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三  
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  
天書降為天書儀仗使 東封泰山 西祀汾陰俱為大禮使  
累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聖祖降為玉清奉聖像大禮使  
真宗以兗州壽立為 聖祖降生之地建景靈宮以旦為朝修  
使宮成冊拜司空進司徒遷太保方是時契丹既已請盟趙德  
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天下無事旦以謂  
宋興三世 祖宗之法具在其為相務行故事進退能否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  
旦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旦所言不決旦在相位久外無夷狄  
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稱為賢  
相且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眾以

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告旦求為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旦所薦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云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

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於上者旦輒引咎未嘗自辨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已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併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旦曰臣已焚

之矣於是獲免者衆且在政府十八年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拜旦旦言  
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  
兩府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爲名臣且屢以疾請眞宗  
不得已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參決以  
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初旦以宰相兼領至是罷政  
仍領使宮觀尊置使始于旦自旦病使者存問日嘗三四  
眞宗手自和藥賜之薨年六十一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曰  
文正乾興元年配享眞宗廟廷旦事寡嫂謹兄弟友愛尤篤  
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  
士旦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  
未官云子雍冲素雍官至司封郎中冲至左贊善大夫

素字仲儀以父遺恩授太常寺太祝御史中丞孔道輔薦其材  
拜侍御史道輔貶素亦出知鄂州徙宣州召還知諫院時以皇  
子生議大赦及恩賜者素上疏言方元昊叛契丹多所要求縣  
官財用大屈謂宜惜費以紓民力且將士以久勞待恩賜而臣  
下乃坐享無勞之奉皆非所以爲國計也議遂寢仁宗嘗召  
諫官歐陽脩及素等四人嘉其論事無所避悉賜章服擢天章  
閣待制淮南都轉運使徙知渭州宣撫使范仲淹劾轉運使劉  
京市木擾民事連素降知華州又落職知汝州久之復天章閣  
待制知渭州除龍圖閣直學士蔣偕知原州說范仲淹築堡大  
蟲巉堡未備而爲明珠滅臧伺間邀擊之偕遁歸伏庭下請死  
素貫其罪令復往立功以自贖總管狄青曰偕輕而無謀不可  
遣素曰偕死則君往青不敢復言偕卒能致其酋長全所築堡

而還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仁宗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陛下命相臣何敢言。仁宗曰：姑言之。素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仁宗憮然有間曰：如此則富弼耳。素再拜曰：陛下得人矣。求補外，除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復知開封，為羣牧使出，知許州。夏人寇靜邊，若圍童家堡，改端明殿學士，再知渭州。英宗勞遣之，比素至，則虜圍已解，改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移青州，觀察使，復為端明殿學士，遷尚書左丞，知太原府，又知汝州，以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致仕。本朝故事，宰執侍從引年告謝，必優遷品秩，或為東宮師傅，未有帶職者帶職致仕。自素始，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素為吏，敢擊斷，時稱其材。晚節官顯，意不在事。諸子中，鞏知名，鞏字定國，從蘇軾問學，能為文章，為祕書。

省正字，嘗坐軾累貶賓州。元祐中，用軾薦，除太常博士。其後坐元祐黨貶官云。

質字子野，旦猶子也。始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獻所為文，召試，除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得盜銷鑄者百餘人，以詫質。質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釣之。質曰：仁者之政，以術釣人，寘之死，而又喜乎為開封府推官，出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質，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貶監靈仙宮，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知荆南府。為政有惠愛，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

方治黨人甚急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誚質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自陷朋黨復曰昔徐晦不負楊臨賀今質願附范饒州若得爲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媿伏明年出知陝州卒年四十五

臣稱曰李沆王旦相繼相 章聖 君臣俱欲無爲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下則水土平艸木茂外則邊鄙不聳內則比屋可封真得宰相之職矣而沆猶日奏水旱盜賊之事以防 人主侈心其先識遠慮蓋如此以旦之賢諫行言聽而於此有媿於沆焉此春秋之法所以責備於賢者也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一  
列傳二十四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也父瑀惟一子教督甚嚴嘗謂其妻曰大吾門者此子也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吉州代還遷著作郎爲戶部推官出爲淮南轉運使入爲戶部判官知制誥以親累出知廣州就除廣南轉運使 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語宰相曰此二臣者名臣也朕將用之矣與詠並爲樞密直學士 太宗欲大用之當路者有言皇甫偁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嘗求敏中從末減下御史臺捕偁詰之曰有書敏中不啟封還之書今瘞臨江軍傳舍遣人索之果得書緘封如故 太宗驚異遂決意大用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咸平元年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被疾



命兼知樞密院事 眞宗命重臣撫邊以敏中爲河北河西安撫大使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上書訟敏中典其第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己 眞宗以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娶旣而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乃罷相知永興軍景德元年李繼遷死其子德明將議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安撫使徙京兆 眞宗幸澶淵密詔敏中便宜從事敏中得詔不泄邊境以安於是眞宗有復用之意二年徙知延州知河南府 東封 西祀皆以敏中留守京師遷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大中祥符五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兵部尚書天禧元年加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遷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敏中沉毅開濟識大體深爲人主所知

及除僕射 眞宗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眞宗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敏中諸子不使當事任雖處大事若己不與避遠賢勢謹於薦拔大任幾三十年時論目爲重德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簡子傅正國子博士傅式龍圖閣直學士傅亮駕部員外郎傅範密州觀察使謚曰惠節傅亮子經官至定國軍留後謚曰康懿經女即 欽聖憲肅皇后也敏中累贈燕王傅亮周王經吳王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也後居鄭州舉進士爲濟州團練推官稍遷殿中丞監察御史遷左拾遺爲冀王府記室參軍擢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出知潁州 眞宗爲開封尹以士安爲判官 東宮建兼右庶子 眞宗即位即令士安攝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復爲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出知潞州

召還為翰林侍讀學士兼祕書監景德初李沆薨中書闕宰相  
乃拜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 眞宗曰未也行且相卿  
士安曰寇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朝臣罕出其右如準者 陛  
下所宜用也 眞宗亦欲相準藉士安宿德以鎮之不閱月與  
準並相士安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契丹入塞初王  
繼忠戰沒虜中至是為虜人奏請議和士安力贊 眞宗當羈  
縻不絕漸許其成時已 詔巡幸而大臣有請幸金陵成都者  
士安與寇準力陳其故堅定前計 眞宗乃幸澶州及契丹請  
和遣曹利用使于兵間議和事歲遺虜銀絹二十萬是時朝論  
皆以為過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衆未為  
然也然自景德以來百有餘年自古和好所未嘗有議者以士  
安之言為得焉二年薨于位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簡士安端

重有識度善談論所至以公正稱子世長官至衛尉卿孫從古  
尚書駕部郎中曾孫四人仲偃字希言仕為郡守仲衍字夷仲  
元豐中為中書舍人仲游字公叔元祐中召天下文學之士十  
三人策試翰林學士蘇軾以仲游為第一除集賢校理嘗為部  
使者入元祐籍後任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致仕有文  
集行于世仲愈字將叔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  
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於 徽宗曰畢仲衍被遇 先帝可  
除罪籍以仲愈為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以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少力學有器識舉進士為巴東令  
巴東有秋風亭準析韋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度孤舟  
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在巴東五年不得代又宰成安賦役  
期會書鄉里姓名揭之民無違者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左

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會 詔百官言邊事準極陳利害 太宗深器之擢樞密直學士淳化二年大旱 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 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尔 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前臣即言之有 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有二臣者犯法一死一不問而不問者乃參知政事王沔之弟也非不平而何 太宗於是切責沔而知準可用是歲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與張遜不協罷知青州 太宗對左右數語及準有間言至終不能移 上意也五年召爲參知政事因奏對切直 太宗怒起準輒挽 上衣留以俟處決 太宗歎曰眞宰相才也又嘗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加給事中始自青州召還也 太宗謂之曰卿何

來緩邪準曰臣非召不得至 太宗曰朕子孰可付神器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不可也謀及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太宗屏左右謂曰 襄王可乎準曰非臣所知也 太宗遂以 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 皇太子人望翕然 太宗曰天下心屬太子將置我何地準曰顧得所付天下之福也 太宗祠 南郊中外官皆進秩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特 詔拯無得亂朝制拯因上疏陳準擅權又條嶺南官除拜不平數事準入對自辨 太宗曰若廷辨是非失執政體力爭不已 太宗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明日準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 上前 太宗滋不悅遂罷

知鄧州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又徙鳳翔府轉刑部侍郎知開封府遷兵部侍郎為三司使景德元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是歲契丹入寇直抵澶魏 眞宗召羣臣問禦戎策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僉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 眞宗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側準心知二人所為陽若不知曰誰為 陛下畫此二策者罪可斬也今虜勢憑陵 陛下當率厲衆心進前禦敵以衛 社稷奈何欲委弃 宗廟遠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勢 鑾輿回軫一步萬衆雲散楚蜀可得至邪準乃叱欽若等曰 天子神武而將臣協和若 車駕親征賊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使勞逸之勢我得勝筭因請幸澶州并陳河北用兵之略甚備 眞宗遂幸澶州至南城皆言虜兵方盛願駐蹕以

觀兵勢準固請曰 陛下不過河人心益危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之勢河北將士旦夕望 陛下至士氣百倍何疑而不進哉 眞宗即日度河軍威大震御城門觀視營壁撫勞部伍軍民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怖駭不能成列俄而勁弩伏發射殺其貴將撻覽契丹懼因密奉書請盟河北遂罷兵準在位喜用寒進每御史缺嘗取敢言之士用之同列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器百官用例簿非所謂進賢退不肖因却而不視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年以刑部尚書罷知陝州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入判尚書都省眞宗幸亳州以準留守京師大中祥符七年拜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踰月判河南府徙判永興軍天禧元年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年復拜中書侍郎兼

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進右僕射初  
劉后之立也準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為出於側微不可  
后  
銜之及 眞宗不豫 后參與朝政準請間曰 太子睿德天  
縱足以任天下之事 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丕  
謀引登大明敷照重宵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  
氣皆不可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羽翼 太子 眞宗然之準  
乃屬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 太子監國且欲進億以代謂億  
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丁謂夜乘婦  
人車詣曹利用第謀其事遂密以聞明日罷準為太子太傅封  
萊國公踰月楊崇勳等告內侍周懷政謀廢 皇后奉 眞宗  
為太上皇而傳位 太子復用準為相懷政既事泄被誅又降  
準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丁謂遣中使齎 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既至準方  
與羣臣宴驛吏言狀羣臣皆竦懼出迎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  
來之故不荅上下益懼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 朝廷若賜  
準死願見 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 敕授準準拜于庭升階  
復宴人服其量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至海  
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到海只十里過山應万重之句人生  
得喪豈偶然邪初丁謂為參知政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  
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謂曰君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  
謂甚愧恨及南遷天下莫不冤之初過零陵行囊為溪寇所掠  
其酋長聞而趣還之準剛正篤於自信不能與世俯仰故人多  
惡之踰年徙衡州司馬丁謂亦以罪貶道出雷州欲見準準拒  
絕之 太宗嘗得通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

自洛中至數日具朝服被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年六十三 詔許歸葬西京過公安民擁道設祭立竹焚幣月餘枯竹皆自生邑民嗟嘆即生竹地立祠歲時享之謂其竹曰寇公竹歲久成林人不忍伐 仁宗對輔臣哀準以忠死贈中書令萊國公謚曰忠愍無子以從子隨為後隨終于殿中丞 臣稱曰自古功名之機惟斷乃成者斯難哉方契丹舉國入寇準排羣議決親征之策一戰而勝遂與之和功名之機準誠得之矣及 章聖寢疾政出帷幄而準忘身徇國為社稷計乃以漏言貶死哀哉韓子有言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其準之謂邪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二  
列傳二十五

高瓊家世燕人也父乾徙居亳州之蒙城瓊少時在外寢一夕父往視之若見有金甲而侍其側者父異之及長以材勇事太宗于潛邸即位以為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征幽薊 太宗倍道還 京師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帥所部見行在 太宗大悅累遷待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使移鎮保大 眞宗即位改鎮彰信咸平初契丹犯塞瓊將并代之師與石保吉會鎮定既而傳潛以逗留得罪以瓊代將其兵罷復還治所三年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諸將臨敵退衄 眞宗已貸其罪議者以為敗軍之將當誅 眞宗以問瓊瓊對曰罪誠當誅然 陛下

去歲已釋其罪今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初契丹入寇大臣有欲避狄江南西蜀者寇準不可諸將中獨瓊與準意同準既力爭之 眞宗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準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準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 眞宗乃大驚始決北征之策 眞宗既親征時前軍已與契丹戰或有勸 眞宗南還者瓊因言契丹師衆已老 陛下宜親臨觀兵督其成功 眞宗嘉其言即幸澶州南城瓊固請度河 眞宗從之至浮橋駐輦未進瓊乃執樞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 眞宗乃命進輦既至登北門城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契丹大將撻覽中弩死契丹遂退明年以罷兵料簡兵卒諸班直十

年者出補軍校年老退爲本班剩員瓊曰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補以疾求解兵柄授忠武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侍中謚曰武烈瓊曉軍政善訓諸子使讀書率能自立於時子繼勳繼忠繼和繼宣繼隆繼元繼宣官至防禦使繼忠至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

繼勳字紹先初補殿直 太宗見而奇之擢寄班祗候咸平初監兵益州王均反繼勳引兵與賊黨戰轉鬪至嘉州界敗之復還力攻益州城而王均夜潰以功遷崇儀使徙綿漢劔門都巡檢又徙陝西鈐轄還朝陳用兵方略 眞宗嘉之除宮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岢嵐軍虜入寇繼勳謂軍使賈宗曰虜雖衆而不成列是無主帥也急擊之因設伏要害與接戰寒光嶺伏發斬獲甚衆遷弓箭庫使累遷東上閣門使以隴州團練使知雄州

拜威武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徙鎮保順又徙昭信景祐二年以年高進見節其拜許其子扶掖未幾辭管軍遂改鎮天雄知滑州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穆武繼勳謙謹有機略善撫士卒戰常有功第三子遵甫終西作坊使女即 宣仁聖烈皇后也瓊累贈魏王繼勳楚王遵甫魯王

遵裕字公綽繼宣子以父任爲三班借職稍遷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引去會 英宗崩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盥受命至則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之遂易服聽遺命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盥曰剽掠輩耳遵裕曰扶傷而遁者非若主邪夏人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弦數十方亦能躬執橐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吐之時諒祚覘於屏間搖手使止 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安軍

种諤取綏州帥怒其擅興欲正軍法諤稱得密旨於遵裕諤被罪遵裕亦降爲乾州兵馬監押熙寧初王韶議將復洮隴命遵裕從行遂副韶帥秦鳳韶帥熙河徙遵裕爲總管六年從韶取岷州以功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熙州坐事罷知潁州起帥環慶又坐奏報不實降西上閣門使知淮陽軍起知代州尋以團練使知慶州 神宗命諸路兵討夏國涇原兵聽遵裕節制師度旱海距靈州百里次南平灤虜騎驟至遵裕出精騎接戰斬首千餘級遂合涇原帥圍靈州劉昌祚請分兵擊東關必下遵裕沮之圍城久未拔賊引河灌我師水至斷砲爲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虜騎少却涇原帥殿爲賊所乘一軍皆潰坐貶鄆州團練副使安置後復右屯衛將軍卒年六十四紹聖中追贈奉國軍留後



臣稱曰高瓊與寇準協謀勸 眞宗親征戮力破敵遂成莫大之功自是和好益固人物歲滋北邊無狗吠之警者百有餘年盛德之報慶流後裔篤生聖后爲女中堯舜天實興之也

傅潛冀州衡水人也 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及即位爲東西班指揮使從征太原一日再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有功累遷至雲州防禦使雍熙三年命曹彬北征以潛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都指揮使與契丹戰敗于拒馬河責右領軍衛大將軍起爲內外馬步軍頭遷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拱初拜昭化軍節度使徙鎮武成 眞宗即位改鎮忠武契丹入寇以潛將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之兵潛畏懦擁步騎八方閉門自守未嘗出戰將校皆蓄銳爭奮則醜言罵之無何契丹破狼山砦遂攻威虜略寧邊軍及祈趙游騎出邢洺鎮定

路不通者踰月 朝廷遣使督其出師諸將亦屢促之不聽諸將憤怒因詬潛曰公怯乃不如一嫗耳都鈐轄張昭允又屢勸潛潛笑曰賊勢如此使吾與之角適挫吾銳耳乃分騎八千步二千付諸將于高陽關逆擊之許出兵爲援諸將與虜血戰而潛竟不至康保裔遂陷于陳 眞宗將親征又命石保吉自大名領前軍赴鎮定潛逗留不發以致虜騎犯德棣度河劫人民焚廬舍 眞宗駐大名而邊捷未至聞驍將石普楊延昭等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而不聞 眞宗大怒命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議法當斬 眞宗貸之削奪官爵長流房州張昭允亦貶道州會赦徙汝州復團練使改左千牛衛將軍分司西京遷左監門衛大將軍久之判左金吾仗卒年七十九

王超趙州人也弱冠長七尺餘 太宗為開封尹召隸麾下及即位以隸御龍直累立戰功遂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改鎮天平咸平二年 真宗大閱禁兵二十万于東郊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 真宗御戎幄觀之顧謂超曰士衆嚴整戎行訓練惟汝之功契丹入寇 真宗親征以超為先鋒都點檢傳潛逗撓命超代將鎮州行營之師又帥鎮定高陽三路與契丹戰于遂城斬其裨王騎將十五人俘馘二万計李繼遷陷清遠軍以超將西面行營之師禦之徙帥永興軍宰相言超有將帥材遂以超帥定州路行營王繼忠副之尋又加鎮定高陽關三路屯定州六年契丹入寇繼忠與戰于望都而超不赴援繼忠遂陷于契丹景德初 真宗駐蹕澶淵命超赴援超又緩行契丹遂深入會契丹通好 真宗罷超三路帥以為崇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鎮

安遠知潞州又移鎮建雄知青州卒年六十二贈侍中超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嘗因休沐過營壘軍校不將迎瓊命捶之超曰若按習可懲其不肅人稱其恕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鬥有子德用 仁宗朝樞密使同平章事自有傳

王繼忠開封人也父為軍校戍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直

真宗在東宮得給事左右累擢至雲州觀察使咸平末契丹入寇繼忠帥定武出戰于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而服飾稍異契丹識之轉鬪累日援兵不至遂陷于契丹 朝廷謂其死矣贈大同軍節度使景德初契丹令繼忠請修和好朝廷允其請戢兵息民繼忠有力焉自是 朝廷遣使至契丹必厚賜繼忠繼忠對使者亦必泣下嘗附表請召還 真宗以誓好既定賜 詔諭之契丹主待之甚厚更其姓名曰耶律顯

忠又改名宗信封為吳王後不知其所終

葛霸真定人也始事太宗于潛邸以雄勇知名太宗即位

補殿前指揮使三遷散員都虞候雍熙中北伐契丹諸將失利

以霸為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與虜戰于唐河敗

走之召為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為博州團練使

累擢澶州觀察使殿前都虞候拜保順軍節度使出帥鎮州徙

天雄軍真宗幸大名以霸領貝鎮高陽關前軍就遷副都指揮

使改邠寧涇原環慶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徙鎮感德契丹犯

邊真宗議親征以霸副李繼隆為排陳使駐澶州明年召還

霸以老請解軍職授昭德軍節度使出帥并代徙知耀州卒年

七十五贈太尉霸為人鄙吝然以謹直保位云子懷敏

懷敏始以父蔭授西頭供奉官懷敏通時事善希合故多薦其

才者嘗為益州路提點刑獄知隰莫保雄滄滁六州陝西用兵

為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副使擢眉州防禦使知涇州遷鄜延路

副都摠管改涇原兼經略安撫使元昊寇鎮戎軍賊引兵偽遁

懷敏遂率諸將趣定川環慶路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與賊戰

不勝而潰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又敗於砦之東北

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衆所擁幾蹂踐死輿至甕城乃蘇

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

害賊遂長驅直抵渭州初懷敏之除鄜延也范仲淹言其怯懦

不知兵遂徙涇原卒敗事奏至贈鎮西軍節度使謚曰忠隱

馮守信字中孚滑州白馬人也太平興國初應募軍籍從征太

原先登斬獲甚衆至真宗時以軍功遷至天武都虞候從幸

大名遷御龍直都虞候又從真宗北巡次衛南頓真宗問

曰契丹入寇汝輩何以展效守信曰臣等備宿衛常願必死今乃上勞 大駕親征將帥之過也 眞宗嘉其忠授天武軍都指揮使累遷萊州團練使守信雖起行伍然本田家子頗知民間疾苦為政無害徙滄州未幾選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出知定州徙高陽關知瀛州河決滑州城西即命守信領州事就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領威虜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勤威

石普其先幽州人也自言唐河中節度使雄之後自其曾祖徙居太原父通給事 太宗于晉邸普方十歲亦留邸中補寄班祇候以督捕盜賊功轉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之亂為西川行營先鋒與馬知節等合擊之順誅遷西京左藏庫使賊黨王鷓鴣復寇邛蜀又為西川捉賊使因馳驛陳蜀亂之因由賦斂急

迫使農民失業不能自存而遂為盜請一切蠲其租賦 太宗許之民用感悅賊平及王均據益州叛又以普為招安使雷有終攻城均走普追斬于富順監以功拜冀州團練使明年契丹入寇普為先鋒殺虜騎於炎涼城又敗之于長城徙帥定州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又徙永興軍 眞宗以普性剛復與衆不和乃徙莫州普言軍中號令遣人馳告慮為姦詐所誤 眞宗為製傳令牌又獻御戎圖掘塹設窰以陷胡馬轉冀州防禦使眞宗幸澶淵是時王繼忠為契丹請和以書遺普且置密表以請事平普亦有力焉遷容州觀察使再遷保平軍留後遂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 眞宗方崇符瑞之事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万以贍國用遂忤意大中祥符中普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泰州來言喃厮囉欲讎

殺邊臣請以臣所獻地圖當決必勝 眞宗怒付御史劾之法  
當死 詔貶賀州改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後稍復右武大將軍  
卒年七十五普有膽略聞敵所在即馳赴親冒矢石前後戰未  
嘗少劔通兵書及陰陽六甲星歷推步之術 太宗嘗令善工  
製金帶普帶御器械輒面求賜 太宗解以賜之後雖謫廢當  
太宗忌日必舉族詣佛寺齋薦歲以爲常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三

列傳二十六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也少給事 太宗於潛邸 太宗即位補殿  
直累遷東上閣門使拜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 太宗以其寡  
學問也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可以免於面牆矣淳化二年  
罷爲崇信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徙延州咸平初改鎮橫海知鎮  
州二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將定  
州行營及鎮定高陽關三路之師大破契丹于威虜軍斬首二  
萬級徙鎮河陽三城知永興軍以疾還京師卒年七十六贈中  
書令諡曰忠肅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也少爲刀筆吏事趙普甚謹普復相以補  
中書直省官 眞宗在藩邸爲前導及即位擢引進使未幾拜

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景德中拜樞密使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恭懿

周瑩瀛州景城人也父景左領軍衛上將軍少給事 晉王于潛邸 晉王即位是謂 太宗補殿直累擢客省使僉書樞密

院宣徽院諸房公事與內臣劉承珪對掌其任咸平初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知樞密院事與承規同罷諸房是後不復置云五年除永清軍節度使帥天雄從 車駕北巡 真宗以瑩

不事事徙知澶州改鎮天平明年知定州徙澶州以疾還京師卒年六十六贈侍中瑩在右府無他謀略及莅軍旅畏懦自全所歷藩鎮率無善狀諡曰忠穆議者以為美改諡曰元惠

馬知節字子元開封祥符人也父全义江州防禦使全义從太祖定天下有戰功知節幼孤 太宗召見授供奉官賜今名

年十八監彭州兵以嚴見憚如老將又監潭州兵何承矩為守頗以文雅飾吏治知節慕之故折節讀書雍熙間護博州兵契丹入寇 王師敗于君子館知節全城繕甲儲積芻粟僚吏不悅其生事也既而契丹果至以有備引去衆始歎服知定遠軍時議調河南十三州之民輸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適至軍道其事知節曰此軍戍少而積粟多歛其腐當得什之六七知古從之果獲粟五十万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之役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護軍止笞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虜卒能外寇此而可怒何以肅下即斬之知深慶二州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李順之亂與王繼恩同討賊繼恩惡知節抗直不附已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蹂賊賊十万众攻城知節曰死賊手非壯士也力戰適有兵至者賊遂潰 太宗聞而歎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

為益漢九州都巡檢使兼益州鈐轄遷內苑使帳下卒劉盱脅  
牙兵為亂攻破州縣知節領兵三百追至蜀州與戰盱走邛州  
知節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  
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之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賊遇  
殺盱等無噍類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州嘗質羌酋支屬  
二十餘人踰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耳豈不懷歸悉釋之羌懷  
其德訖終更不犯塞遷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自  
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知節請以  
省校代鄉戶運舟而課其漕事自是蜀人免破產之患徙知延  
州戎寇至方上元遂張燈啟關宴樂累夕虜不測因引去知鎮州  
詔發澶魏六州糧輸定武時方內寇知節曰糧之來資寇也止  
令於舟車所至收之虜無所得而遁知節所至皆以威愛臨下

而事無不濟徙知定州拜東上閣門使樞密都承旨擢拜僉書  
樞密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知節  
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以為戒進宣徽  
北院使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為樞密使知節薄其為人遇事敢  
言不少自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欽若寵顧方深知節  
愈不為之下大中祥符七年出為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天禧初  
移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  
軍留後知貝州既而真宗閱其癯瘁止命歸鎮而上黨大名  
之民爭來迎之卒年六十三贈侍中謚曰正惠知節慨慷以武  
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遇事嘗  
蹇未嘗有所顧憚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云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也擢進士甲科是歲初置司理參軍即

以嗣宗為泰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嘗以公事忤冲意冲怒械繫之又教郡民之無賴嘗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按劾具得訟者之妄嗣宗乃得釋太宗時通判睦州徙汀州太宗遣武德軍卒察遠方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以為耳目臣竊為陛下不取太宗大怒以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祕書丞通判澶州入為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改左司諫入為度支判官出知興元府京西轉運使移河北至道初又移河東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徙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楊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服藥而祀之嗣宗撤其廟自是民風稍變咸平中以右諫議大夫充鹽鐵使出知并州州境有臥龍廟每窮冬闔境致祭風雪中老幼踣於路嗣

宗亟毀之召拜御史中丞嗣宗力詆大臣常厚結王旦之弟以求知於旦旦不答故嗣宗數於上前毀旦真宗亦優容之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屢造放不為放所禮嗣宗怒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猶愈於角力而中第者乎嗣宗試藝講武殿嘗程力以取甲科故放及之嗣宗深憾其言及至京兆又間乘醉慢罵嗣宗嗣宗因其弟姝強市田產興訟遣人詰責放條上其不法事詔問狀因賜放第於嵩山令避嗣宗焉改知邠州有靈應公廟傍有羣狐居之巫祝假之以惑民多歷年所民信重之前後長吏皆先謁廟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州召拜樞密副使求罷除大同軍節度使知許州移河南改感德靜難二鎮再知許州平時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以為言及其晚



年疾甚一上章求退而猶欲領郡寇準為相惡之即以為左屯衛上將軍致仕頗悒悒不自釋卒年七十八贈侍中謚曰景莊

雷有終同州郃陽人德驤子也德驤太祖時為殿中侍御史

判大理寺傾陷趙普貶靈武者德驤長子有隣搥鼓訟堂吏過

普因是罷相德驤遂復祕書丞判御史臺三院事以有隣為祕

書省正字有隣尋卒德驤太平興國初為御史知雜出為陝西

河北淮南轉運使積遷諫議大夫入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

郎趙普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德驤聞之手不覺墜笏上疏乞歸

田里太宗慰勉之曰朕終保卿聽罷考課其後有隣子坐內

亂得罪德驤貶感德軍司馬以卒有終以父任為萊蕪尉發知

監劉琪奸賊而代其任太宗雅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德驤

任陝西轉運使奏為解州通判遂知州事徙密州為淮南轉運

副使王師北征命為蔚州路隨軍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戶

部度支副使出知昇州又知廣州以女弟婿衛濯訟其家法不

謹坐貶衡州團練副使起為鹽鐵度支副使領江南兩浙荆湖

福建廣南路茶鹽制置使使還知大名府徙江陵李順之亂為

荆湖夔峽路轉運使知兵馬事至廣安軍夜遇賊眾有終引奇

兵從後擊之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次簡州寓佛舍度賊必

至命左右重閉召土人嚴更備初夕聞道而去賊果圍寺牆壞

止得擊柝者賊平移知許州改并州加工部侍郎代還授戶部

使王均亂除廬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既

至而均遁石普襲至富順監獲之賊平以有終為保信軍留後

代還知永興軍徙秦州契丹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

聲甚震既而契丹修好命還屯所就判并州召拜宣徽北院使

卒年五十九有終險側喜攻人過有吏幹善撫士卒既卒贈侍中

簡夫字太簡有隣孫也隱居終南山用杜衍薦為校書郎秦州觀察推官通判儀州歷知坊閬雅三州秩滿會五谿蠻彭仕義擾邊詔遣簡夫乘駟以往簡夫進築城堡以據其險間出兵擾之仕義恐遂降入為鹽鐵判官出知虢州改同州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年六十四簡夫在雅州眉山蘇洵往見之簡夫謂曰子王佐才也薦之于張方平韓琦歐陽脩三人者延譽如不及洵名振京師蓋自簡夫始云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四  
列傳二十七

陳堯叟字唐夫閬州閬中人也父省華終左諫議大夫堯叟舉進士第一為光祿寺丞直史館遷祕書丞久之為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柱州驛舍自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為利代還為度支判官遷樞密直學士咸平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使以堯叟僉書之或院事遷工部侍郎 眞宗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兼羣牧使堯叟究心羣牧馬政多立條約公私便之從祀東封加尚書左丞祀汾陰加戶部尚書與欽若並同平章事為樞密使

與欽若同罷明年復與欽若為樞密使以疾出為右僕射知河陽疾甚求還京師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曰文忠堯叟有材用多智術久典機密軍馬之籍皆記之母馮氏性嚴毅堯叟事親孝謹未嘗忤其意焉弟堯佐堯咨

堯佐字希元舉進士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潮之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堯佐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魚遂息又修孔子廟作韓公祠潮人始知為學於是大臣薦其文學得直史館嘗為兩浙轉運使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堯佐議實薪土以易之或言其不可而丁謂執政遂徙堯佐京西又徙河北又徙河東其後隄久不成遂用薪土河決滑州捲掃不能定堯佐乃鑿木如編齒置於湍流隨水而

下謂之木龍遂殺水勢而隄乃成又護以長隄郡人謂之陳公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起知渭州徙京西轉運使入為三司副使拜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開封府堯佐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奸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而京師治拜翰林學士天聖七年除樞密副使陳誥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悉遁去章憲明肅皇后怒事下密院堯佐以為罪誥則奸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誥遂獲免改參知政事明道三年罷知永興軍徙廬州又徙同州復知永興軍又徙鄭州官至戶部侍郎呂夷簡請老仁宗問之曰卿果退以何人代卿夷簡曰知臣莫若君惟陛下擇之仁宗再三問之夷簡曰陛下欲用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

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 仁宗深然之景祐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佐既拜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懲勸自貴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職也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堯佐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明年諫官韓琦論政事錯繆以宰相非其人卒與王隨同罷拜淮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鄭四年而卒臨終自誌其墓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號知餘子年八十二不爲大官一品不爲賤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贈司空侍中謚曰文惠堯佐工爲二韻詩人多傳之又有潮陽編野廬編遣興策愚立集性儉約不事浮侈未第時同父及伯季訪華山

陳搏搏謂之曰三子皆將相中子伯季所不逮也卒如其言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直史館累擢知制誥殿試進士與劉幾道於試卷中爲密號貶單州團練副使大中祥符中復知制誥出知荆南遷集賢院學士又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而井泉不可食堯咨乃疏龍首渠入城而民甚利之然其性豪侈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而又慘於用刑數以氣陵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請徙它路以避之 眞宗以其所爲不法不欲窮治也止罷學士徙鄧州復知制誥嘗爲人所傾其兄堯叟乞示所犯使知陛下保全之意因 詔切責之乃引謝久之復職擢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堯咨固辭因自陳以儒臣而易武守所惜者腰無金魚耳

仁宗特命佩魚以示優恩改武勝軍留後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澶州復知天雄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曰康靖堯咨善射知荆南時母馮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異政汝典郡有何治效堯咨曰荆南當衝要郊勞宴餞迨無虛日然稍精於射衆無不服馮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邪杖而擊之著治本十六篇渚宮上下編與兄堯叟堯佐同時貴顯 本朝最爲盛云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也生而穎悟年十三通經傳舉進士獻所爲文章召試翰林以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 眞宗即位拜右正言 眞宗巡師于大名安仁上疏以爲當今有急務者三大要者五激勵武臣舉勸懲之令振救邊民行優卹之惠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此三者急務也所謂大要者五則選將

略恃兵勢求軍謀修軍政愛民力 眞宗嘉之遷知制誥景德初爲翰林學士從幸澶淵契丹請和命學士各進報書 眞宗獨用安仁所撰亦以其能備記 太祖朝書問規式因獲與聞通好之議虜使至首命安仁接伴其辭見儀制皆所裁定虜使姚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聞君多識前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談安仁敏於酬酢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以爲得體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爲泰山經度制置使判兗州禮成拜工部侍郎五年罷知禮儀院兼宗正卿請依唐故事置修玉牒官奏以劉筠楊億夏竦宋綬爲之又爲仙源積慶圖皆統類精簡遷尚書右丞改御史中丞請給 御寶印歷三院

御史彈糾事又請修國朝六典並從之卒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文定安仁善議論好誘後進學士大夫以清德宗之有同學宋元輿者篤學而早卒安仁力周其後善訓諸子各授以一經居宗族以雍睦稱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操履純正外晦內明寬恕謙退無事浮飾有所獻納必焚藁致身貴顯無改儉素尤練典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悉能記之子良規尚寬尚寬見循吏傳

良規字元甫以安仁奏為祕書省正字宰相張知白舉其才召試集賢校理稍遷太常博士兼宗正丞良規得祿賜多所分贍餘則盡之於酒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臥起隨之良規積官至工部侍郎卒年六十八

君錫字無愧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司馬光編歷代

君臣事迹辟君錫同修會丁父憂服除累遷宗正丞同知太常禮院時近臣有請祀英宗於明堂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君

錫與禮官建言以為非是請專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詔如君錫議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自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章惇復資政殿學士君錫奏駁論其姦惡命遂格移刑部侍郎改吏部除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於是諫官鄭雍姚勔謂君錫風節不立君錫遂請外除天章閣待制知鄭州紹聖初提舉明道宮時方例廢元祐舊人君錫坐落職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也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置燈密室晝夜忘倦嘗師事徐鉉為文喜嘲詠不為宋白所善白屢知貢舉屢出之卒以進士中第調江陵府司理

參軍 眞宗時嘗知金州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  
理有雖近而可以爲遠計臣請言之其事有五一日置諫官二  
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冗官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  
世之要道致治之坦塗也代還直史館修起居注遷右正言龍  
圖閣待制大中祥符中改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召入  
翰林爲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  
見翌日見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一覽  
謂敏中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九年拜刑部侍郎參知  
政事進兵部侍郎卒于位年五十七贈右僕射謚曰文僖彭年  
在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 朝廷典禮無不參與凡儀制沿革  
刑名之學皆所詳練雖談笑間屬辭不廢當時制度雖前世所  
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辦一無

疑滯 眞宗眷遇尤厚資性敏給博聞強記應舉時京師賜酺  
與同學出游自東華門至闕前已成一賦其後雖處通顯奉養無  
異貧約時所得奉唯市書籍幼而篤學老亦不倦左右給使之  
人有弥年不知其姓名者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也少舉進士爲池州推官遷大理  
評事通判邵州改濮州翰林學士錢若水嘗薦其才遷著作佐  
郎通判大名府遷江南轉運副使 眞宗即位擢監察御史徙  
兩浙轉運使民飢中正發官廩以振之代還知并州累遷兵部  
員外郎直史館河北轉運使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代張詠在  
郡五載遵詠條教人用便之又知并州權知開封府拜工部侍  
郎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又改副使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  
仁宗爲皇太子以尚書左丞兼賓客 仁宗即位遷兵部尚書

中正與丁謂善謂敗中正力營救之謂既竄而中正亦降太子賓客知鄆州徙曹州復禮部尚書丁母憂哀毀而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謚曰康懿中正沉厚以孝稱於鄉里事親敬衣服簡質而飲食極於豐美弟中師

中師字祖聖舉進士積官至殿中丞張知白薦其才拜右正言丁謂敗坐兄累降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稅復通判應天府累擢右諫議大夫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急於課利稅及薪芻蔬果之屬中師奏蠲之慶歷初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仁宗欲用之中師素見知於呂夷簡謂中師才不在布下遂並召為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徙陳州上書自言老臣家曹州願守鄉郡以營休老之計仁宗許之踰月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曰安惠

中師性樂易家素饒財雖處通顯自奉甚約仁宗數賜飛白書及歸休於里中建御書閣鄉人榮之

周起字万卿淄州鄒平人也母得吉夢而生起父異之謂其必大其門因名之曰起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召還直史館累擢知制誥真宗東封還自泰山羣臣多獻文章以頌德起獨上書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安逸而忽於兢業願陛下母以告成爲恃真宗嘉之起素患貢舉之弊因建議糊名以革之至今爲著令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廷無留事以真宗判南牙聽事之所爲繼照堂自是無敢居者仁宗初降誕起方奏事真宗謂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真宗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出金錢賜起出知河中府又知永興移天雄軍以右諫議大夫知并州遂拜給事中同知樞密



院事既而又以為禮部侍郎樞密副使 真宗得疾幾不悟丁謂用事遂去寇準而一起為黨罷為戶部侍郎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即位稍遷祕書監知杭州又知揚州謂得罪復禮部侍郎留守南京以疾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卒年五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曰安惠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五  
列傳二十八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也舉進士知崇陽縣又知浚儀縣稍遷太常博士為荊湖北路轉運使入覲除虞部郎中授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駁司張永德為并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 詔按其罪詠封還 詔書且言 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且恐下陵上自此始 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卒脅訴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為言 太宗乃改容勞之出知成都府時李順亂後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後廣武卒劉旰謀作亂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招安使上官正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

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將校曰尔曹受國厚恩此行當直抵  
寇壘平蕩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即尔死所矣正懼由是遂取  
勝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饒饒至暮路無  
行人旣而得倡爲訛言者戮之于市即日怙然詠曰妖訛之興  
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  
勝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  
官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獎  
加禮躬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於是蜀之學者知勸文風日  
振詠在蜀采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  
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事無不審矣入拜給事中爲御史中  
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遇歲歉民私鬻鬻鹽者輒寬之使獲安  
濟有與其姊婿訟家財者壻言婦翁疾篤子纔三歲遺書明言

異日資產以什之三付子餘七與壻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  
幼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  
時皆服其明決知永興軍 眞宗以詠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  
益州仍加刑部侍郎 眞宗遣使傳諭曰得卿治蜀朕無西顧  
憂歸 朝求知穎州 眞宗乃命知昇州州率火災詠廉知民  
之不逞者爲之懲以峻刑其患遂息轉工部尚書進禮部詠自  
金陵造朝以腦瘍未見詠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言近年虛  
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  
若故 上侈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  
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旣中第致位光顯散  
遣親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詠守陳一日霖來謁闈吏  
走白詠詠責吏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而友汝何人敢

姓名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尔邪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乎詠  
且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尔詠曰詠亦自知  
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右僕射  
謚曰忠定詠剛方尚氣嘗有士人游宦遠郡不能制其僕詠假  
以出郊斷其首而還又有小吏忤詠械其頸吏恚曰吏罪不至  
斬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學擊劍好爲大言喜事奇節嘗謂其友  
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言典墳以自律不尔則爲何人邪則爲何  
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  
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詠下急不喜人拜有拜之者則速拜不  
已或倨坐忿罵嘗自号乖崖公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云

馬亮字叔明其先茂陵人也自其祖韜徙居廬州遂爲合肥人  
舉進士久除外官亮有治劇才 太宗初置提點刑獄官亮領

福建治獄察冤多所全活就除知福州蘇易簡薦其才召還同  
提點三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持吏短長嘗殺人會赦  
得原益橫甚亮發其姦而誅之郡中肅然改殿中侍御史

眞宗即位亮言

陛下初即政軍賜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

使分督之又州郡逋負至多赦書雖爲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  
非所以宣布恩澤也 國朝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勢尊重疑  
隙易生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內寇河朔蕭然請修好以  
息邊民凡四事後皆施用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  
欠奏除者數百萬使還拜三司磨勘司王均反以爲西川轉運  
使賊平主將誅戮不已亮救免者千數及械送註誤者僅九十  
人至京師知樞密院周瑩欲盡誅之亮言脅從者衆此特百之  
一二若不貸之恐益危懼貽 朝廷憂從之加直史館復還部

奏除廢井鹽通二百餘萬代還知潭州久之入為御史中丞請父  
祖未葬者不許柩居以厚風教明年以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寧  
府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謚忠肅

薛映字景陽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也後徙居于蜀父允中仕  
孟氏為給事中還 朝為都官郎中映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  
判綿州稍遷殿中丞為監察御史知開封縣 太宗召對顧謂  
左右曰薛映賢士也除江南轉運使遷直史館為京東河東轉  
運使請郡知相州 真宗即位以吏部員外郎復為京東轉運  
使遷禮部郎中知制誥景德初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映臨政  
敏銳庭無留事居五年入知通進銀臺司 真宗東封為東京  
留守判官遷給事中出知河南府以樞密直學士知昇州徙揚  
州進刑部侍郎建言昇州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

真宗覽奏矍然曰有是哉此豈 朝廷所知邪悉蠲之天禧初  
知并州入判集賢院改尚書右丞知永興軍拜工部尚書御史  
中丞加禮部尚書又遷刑部為集賢院學士知曹州頃之分司  
南京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謚曰文恭映好學該博典藩府其治  
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遼明據按決事寒暑無一日異云

凌策字子奇宣州人也世給事州縣策幼孤獨勵志好學舉進  
士起家為廣安軍判官換西川節度推官又僉書兩使判官代  
還通判定州李順之亂 朝廷擇官于川峽策自陳嘗三莅蜀  
矣雖遠不敢憚乃命知蜀州徙縣州又知揚州王旦言策莅事  
強濟乃以為江南轉運使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  
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劔遺之其後官劔外者凡六人以  
為異策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入知通進銀臺司 真宗嘗言

策有才用治蜀敏而有斷拜給事中御史中丞以疾罷爲工部侍郎卒年六十二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也舉進士寇準薦其才擢知興化軍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素交通權貴而持郡短長縱爲姦利及旣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嘗訕毀朝政會有上書發諫事者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盡疏前後所爲以聞下御史鞫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稍遷至戶部副使出爲淮南轉運使改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之才也及至秦州州之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掣婦人釵金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於是將吏皆驚服遷樞密直學士入判吏部銓出知杭州于時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

及待之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今公不加禮待之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爲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旣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閒郡以自處而居杭繁劇之地邪僚佐走語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閒郡以自逸庸何傷旣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治尚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忌杭風俗輕靡未嘗事宴游一日微雪遽出郊衆謂當命賓朋爲高會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在杭未嘗市物惟置白樂天一集而已徙知應天府遷工部侍郎知鄆州又徙河南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恭惠

臣稱曰治民之術貴乎剛柔適中而已矣剛則民怨而不服柔則民肆而難制剛足以制其肆而不起其怨柔足以收其怨而

不致於肆者自非因時乘理之君子其何以能之哉以詠之明  
決亮之開濟映之果敢策之敏銳及之沉毅施于有政號為稱  
職而皆得剛柔之中有益於治求諸漢世其韓延壽尹翁歸之  
流近之矣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六

列傳二十九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也應九經庭試日召至外殿講師比  
二卦又取其羣經發題 太宗嘉其精博擢上第授大理評事  
知泰州鹽城監召為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出知儀州代還為  
諸王府侍講 眞宗即位遷司勳郎中知審刑院改右諫議大  
夫國子祭酒 眞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 詔令與  
杜鎬孫奭等校定周禮儀注公羊穀梁春秋論語爾雅義疏初  
置講論之職即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昺侍 眞宗嘗講說  
孝經禮記者二論語者十書十三易二詩左氏各一據傳疏敷  
引之多及時事為喻 眞宗甚嘉將大之遷工部侍郎兼祭酒四  
年以疾拜工部尚書知曹州 眞宗東封進禮部尚書昺曉播

殖尤悉民事 眞宗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 昺因進耒耜歲占  
三卷皆田父歲月於畎畝間揣占得雨澤豐凶之兆無不稽驗  
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瘡必  
歲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早曠爲甚也 眞宗然之  
眞宗晚年多召於禁寢從容延對忽一日見昺衰甚即掩袂泣  
然曰宮邸舊僚淪謝殆盡存者惟卿爾昺既病將易箆 眞宗  
臨問昺拖紳整巾歷叙遭遇 眞宗爲之流涕卒年七十九  
眞宗臨其喪哭之舊制非宗室將相無省疾臨喪者蓋優禮也  
贈左僕射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也少好學初應舉將試有鼠銜孝經  
疏置榻前鎬怪之取以熟誦果試題出其中遂與選鎬既博學  
又有記問兄爲法官有毀其父之畫象爲近親所訟疑不能決

鎬曰僧道毀佛老象此可比也兄從之衆服其審南唐時舉明  
經爲集賢校理江南平授千乘簿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將  
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問鎬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祭況彗見  
如此乎普言于 太祖而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累遷虞部  
員外郎 太宗問西漢賜予多用黃金而近代不能何也鎬曰  
當漢時佛事未興故金甚賤 太宗以爲然 眞宗即位有司  
舉故事上巳金明池習水戰 眞宗以 太宗忌月問鎬鎬據  
唐憲宗朝奏議禮有忌日無忌月遂從之景德初置龍圖閣待  
制首以鎬爲之 眞宗幸澶淵凱旋遇 懿德皇后忌日疑軍  
中鼓吹馳騎問鎬鎬對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可據也  
王欽若勸 眞宗爲祥瑞以鎮服四夷 眞宗疑焉因問鎬河  
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鎬遽對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 眞宗

意遂決議者謂祥瑞事故自欽若而成於鎬云 真宗凡得古  
器異書必詢之皆能究其本末令人檢閱必其事在某書幾紙  
幾行未嘗少忘鎬雖春秋高四鼓起誦春秋遲明已數卷日以  
爲常久之除龍圖閣直學士積官至禮部侍郎卒年七十六子  
渥孫杞

杞字偉長以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允知建陽縣除  
無名租萬計閩人有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分貲多不養之杞  
上書立保伍以相伺察由是稍絕其弊性豪邁遇事敢爲稍遷  
至度支判官虞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  
酋蒙蒙趕反希範環州人也嘗舉進士應募討安化州蠻因求  
錄用事下宜州知宜州馮仲己言其妄遂送全州編管既而遁  
歸與其族百餘人謀舉兵殺仲己以叛乃殺牛建壇場祭天神

推蒙趕爲帝而自爲神武帝國令公破環州以攻桂管 朝廷  
授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廣西路轉運安撫使杞至宜州  
得州人吳香及獄囚區世宏往說其酋蒙杞乘其怠而擊之攻  
破白崖等砦及其五峒斬首千餘級復環州焚其山林積聚蒙  
趕等大恐隨香出降獨希範走荔枝峒杞曰蠻依險阻如捕猩  
猱而吾兵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當務捐厚利以  
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  
雖幸勝然蠻特叛而來矣豈真降者邪若啗以利後必復動乃  
給牛酒爲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凡六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  
枝峒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洞於是御史梅摯言  
杞殺降 仁宗置而不問徙兩浙路轉運使明年徙河北頃之  
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蕃酋孟香率千餘衆內附夏人以兵索



香因劫邊戶掠馬牛有 詔責杞還之杞言彼違誓舉兵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香亦不可得既而兵亦解去未幾杞卒杞博覽彊記通陰陽術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卒如其言

晁迥字明遠澶州清豐人也自其父儉始徙家彭門迥少從學于王禹偁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稍遷太常丞 眞宗在東宮諭德楊礪稱其學行及 即位宰相呂端李沆又薦之擢右正言直史館呂蒙正舉應賢良方正科以迥方爲諫官乃報罷召試翰林遷右司諫擢知制誥雍王元份留守 京師除右諫議大夫爲判官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進奉旨時 朝廷方修禮文之事每下 詔多出迥手請解禁林以爲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遷禮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召燕太

清樓 仁宗寵遇甚渥其子宗慤知制誥亦與人以爲榮進太子少傅召對延和殿 仁宗問洪範雨暘之應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警 陛下願 陛下修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亂而爲祥也迥感疾絕人事屏醫藥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文元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史傳致精意爲一家之說性樂易純固服道甚篤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 眞宗稱迥爲好學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而得代言之體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而術者嘗以三命語之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所著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其它著述又數十卷子宗慤

宗慤字世長以父任爲祕書郎獻所爲文章召試舍人院除校

勘累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  
開封府康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 朝廷以金飾  
胡床及金器賜喃厮羅宗慤言昔仲叔于奚辭邑而請繁纓孔  
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聖人以爲不可輕與  
陪臣乘輿之器可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加賜金帛可也慶曆  
二年以疾免除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未幾而卒年五十八贈工  
部尚書謚曰文莊宗慤性敦厚事父母至孝篤於故舊凡任子  
恩皆先其族人當制甚愜人望有文集四十卷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也幼好學徙居鄆之項城舉九經及第爲  
莒縣簿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 太宗幸國子監奭講尚  
書說命 太宗甚悅 眞宗即位爲諸王府直講校正九經正  
義除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未嘗阿附取悅 眞宗嘗問以

天書奭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 眞宗知其忠每容  
之 眞宗命向敏中諭奭令陳 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怒直輕  
徭薄斂四事 眞宗頗施用其言及將祀汾陰奭上疏曰夫汾  
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游其事故先  
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侵尋于泰山今 陛下旣已東封  
亟議西幸臣竊以爲不可又周禮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於  
南北郊漢初承秦惟立五時以祀天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于  
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  
多不祀汾陰 陛下乃欲捨北郊而祀汾陰乎唐以河東爲王  
業所起之地故明皇幸河東因祀后土與 本朝事異也比年  
以來水旱相繼 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徇茲回遠  
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而事簫鼓之盤游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水旱作沴饑饉游臻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臣觀陛下必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虛名也陛下天縱欽明神資濬哲固當追蹤三五豈可效此虛名乎而議者不過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愚竊所不取願少賜清閒以畢其說真宗遣內侍諭以若復有陳具奏夤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眾困于調發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必興昔黃巢出自凶饑陳勝起于徭戍隋煬帝勤遠略而唐由是開基晉少帝昧邊防而耶律德光以之謀夏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邊患涉仍歲荐饑之地修違經久廢之祠又安知飢民之中無黃巢之劇賊乎役徒之內無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寰

區之間無夷狄之觀釁乎陛下方祠后土駐蹕河中若虜倡狂忽及澶淵陛下將何以待之臣竊見奸臣以先帝寅畏天災詔停封禪故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詞重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任而陛下信其諛言輕勞聖駕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是時羣臣爭言祥瑞夤又上疏曰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義易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疏入不

報會將幸亳州祠 太清宮頤又上疏曰臣觀 陛下多效明  
皇所爲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爲深戒而 陛下反  
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豈非奸佞乎方今外議籍籍以 陛下  
將幸亳州臣願 陛下鑒明皇之禍敗不襲危亂之迹豈特天  
下之幸實亦社稷之福也 眞宗爲著解疑論以示羣臣頤以  
父老求典郡出知密州居二年遷糾察在京刑獄時立 天慶  
先天 降聖節而天下設齋醮頤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出知河  
陽及朱能獻乾祐天書頤復上疏曰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  
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斬之後有五  
利將軍妄自言多方不讎坐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  
之雄材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  
發其奸誅于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

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誅誅于邪  
說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子閣上明日見老子山中大  
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旣惑左道即紊正經民心用  
離沒不復振暨祿山北亂輔國劫遷老子寧肯禦兵寶符安能  
排難身危名辱爲千古所笑今朱能所爲頗類王鉷等臣願  
陛下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 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  
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享万世無疆之休入爲給事中以父年  
高乞侍養得知兗州召還爲翰林侍讀學士父喪去官 詔起  
復兼龍圖閣學士每講論 上前至前世亂君亡國之際志在  
規諷必反復言之嘗畫無逸圖以進請設便坐初五郊從祀不  
設席尊不施幕七祠時饗飲福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雍徹冬  
至攝祀 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位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下丁釋

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夔皆援古奏正之又以為六天者名有六其寔一帝冬至請罷祠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同而止以老請致仕復知兗州拜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侍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至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嘗劄五經切于治道者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法度子瑜官至天章閣待制

馮元字道宗三世仕嶺南為日官劉鋹入朝為保章正元少好學崔頤正孫奭授以五經大義舉進士為江陰尉會詔擇明經補學官自陳通五經謝泌領銓筦詰之曰古者治一經或至皓首子能盡通之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泌喜其對因問以疑義隨輒辨析遂以為國子監直講真宗召元講易泰卦元

因推君道至尊臣道至卑而能上下交感所以輔相天地裁成万物也真宗悅除直龍圖閣直閣官名蓋始此也仁宗為

皇太子擢右諭德及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必宿儒典領元與孫奭並命輿議大服未幾為龍圖閣學士修三朝正史遂入翰林為學士護葬章懿皇后

于洪福院及葬永定陵發壙中有水罷知揚州宰相王曾為言元東宮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召為翰林學士侍讀遷戶部

侍郎卒年六十三贈戶部尚書謚曰章靖元性簡重非慶弔未嘗通謁公卿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所學長於易嘗患先儒多失揚雄太玄之旨獨唐王

珪注為稍近為釋文一篇欲因王說補正之然亦不能就也臣稱曰邢昺杜鎬晁迥孫奭馮元皆博儒碩德橫經講道發明

古訓使 人主問學之益融光顯著宅天下而被四海者皆其  
輔成之效也鎬對 上一言遂成祥瑞之事然鎬非求悅者也  
特思之有未至尔奭勁正挺特忠言剴切賢矣哉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七  
列傳三十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也生之夕其祖文逸夢一羽衣自稱  
懷玉山人覺而億生有毛被其體其長盈尺踰月始墮母口授  
以書隨即成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屬文年十一以童子召對  
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 太宗歎異以爲祕書省正字 制曰  
汝方在髫齡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  
里予有望於汝也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徽之間與語歎  
其學問該博曰興吾門在汝矣淳化中命讀書祕閣遷光祿寺  
丞 太宗觀華後苑召命賦詩明年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  
太宗詰有司不時召對曰非貼職不與即以億直集賢院  
眞宗即位拜右正言修 太宗實錄凡八十篇而億獨成五十

六卷出知處州召還拜左司諫知制誥咸平中 詔近臣議靈州棄守億上疏曰臣聞漢武帝北築朔方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賈捐之建議棄朱厓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罷衆多之說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夫靈武之地自繼遷叛命橫行沙漠諸將出師累年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甚平津所言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 臣願 陛下如元帝之棄朱厓而棄靈武以息民力以省餽運 臣切見 太祖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裁五六千而已閩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效命羌夷畏威 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 臣欲望 陛下選用二三驍將付以精兵一二万人以數縣租稅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則繼遷可計日成

擒矣景德初同王欽若修冊府元龜大中祥符初為翰林學士嘗以疾在告 真宗遣使挾太醫療之億表謝 真宗批紙尾賜詩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其顧遇如此億於歷代典章制度尤為該洽經傳子史百家之學罔不通貫為文敏贍數千言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毫無滯論治道談世務必稽古驗今究切利病厚風義重名教誘進後學樂道人善賢士大夫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大明亦以此取疾於人而人多讒毀之者億嘗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 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億遽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為不稱職亟求罷 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及章獻后之立也 真宗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陳

彭年草制億既頻忤 旨而王欽若陳彭年深所讒毀億嘗入直夜召見禁中命坐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令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讒言得行矣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母病億不俟報而行讒者以為慢 朝廷億素體羸至是以病聞乃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進祕書監起知汝州會加 玉皇聖號召為寶冊參詳儀制副使天禧二年遷工部侍郎知貢舉坐譴降祕書監母喪 詔起復為翰林學士億嘗代寇準草奏請 皇太子親政斥丁謂等姦邪事準既逐億亦憂畏而卒年四十七景祐元年樞密使王晦叔上其事 仁宗嘉歎 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司舉故事非嘗任二府及事東宮四品無贈官 仁宗曰億為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可拘

以常典乎億晚年頗留意釋典有文集一百九十四卷又別有西崑訓倡等集又手錄時人所作為儒苑時文錄數十篇 真宗嘗謂王旦曰億辭學無比後學皆師慕之文章有貞元元和風格自億始也旦曰後學皆師慕億唯李宗諤久與之遊終不得其鱗甲謂其體弱不宗經典云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也舉進士為館陶尉入為祕閣校理契丹內寇 真宗北巡以筠為大名府觀察判官與修冊府元龜書成轉左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召試中書遷左司諫知制誥史館修撰出知鄧州徙陳州入為翰林學士初筠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既而謂復留命筠草制筠不奉 詔謂再相時 真宗久疾謂寢擅權筠請補外遂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 仁宗即位復召為翰林學士拜御史中丞已而數以疾辭進樞密直學士



知潁州召入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同修國史兼龍圖閣學士出知廬州卒年六十一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為楊劉三入禁林三典貢舉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也性不苟合於時臨事明達而所治尚簡嚴云  
臣稱曰文章之難莫難於復古億與筠皆以文名于世然去古既遠時尚駢儷雖詞華之妙足以暢帝謨而議論之粹亦足以謀王體至於屬辭比事用各有當雖云工矣而簡嚴典重之體温厚深淳之氣終有愧於古焉夫欲維持斯文使一變而復古必得命世之大才而後可也

戚綸字仲言應天府楚丘人也父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邑人楊慤受經慤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且

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為名慤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周人急所與交皆當世知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所訓倡及卒徽之與其門人謚曰堅素先生應天府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 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云同文長子曰維仕至戶部郎中綸其次子也篤於古學喜談名教舉進士為沂州簿徙知太和縣同文卒 詔令起復太和民險悍好興訟綸為諭民詩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坐鞫獄失實免久之知永嘉縣有惠政 真宗即位楊徽之薦其文學純謹除祕閣校理 真宗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任綸累遷兵部員外郎掌吏部選事方是時祥文荐降歌誦日興綸恐流俗託 朝廷嘉瑞事詐為神靈木石

之異幻惑愚衆如少君樂大者上疏極諫 眞宗嘉納之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擢樞密直學士出知杭州發運使胡則季浦惡其脩潔相與捃摭徙知揚州又徙徐州遷左諫議大夫代還復知青州改鄆州復爲勸農使王遵誨所誣奏謂其嘗訕 朝廷左遷岳州團練副使改保靜軍節度副使又改太常少卿分司南京卒年六十八

梁顥字太素鄆州項城人也從王禹偁爲學禹偁頗器之舉進士 太宗召升殿擢冠甲科爲大名府觀察推官遷右拾遺直史館始趙昌言在大名顥在幕府昌言入爲樞密副使坐翟馬周事罷顥亦貶虢州司戶參軍起知魚臺縣召還復直史館爲開封府推官累遷左司諫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 眞宗幸大名訪羣臣邊事顥上疏曰 陛下命將出師乘秋備塞大將傳

潛奉 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遷延翫寇守陴閉壘巽懦以自全銳卒精兵局束而不用以至胡馬南牧蹂踐河朔此以賊遺陛下者也 陛下赦而不誅則何以謝橫死之民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略邪臣愚望 陛下於邊將中擇有武勇謀略取十人人付騎兵五千器甲全備輕齎糧糗逐水草於邊上往復扞禦未得入郡邑亦不得一處相聚遇有虜寇隨時掩殺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遊騎近城掩殺虜寇即城內量出甲兵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觀於勝負扞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非良籌且殊膠柱也時論韙之除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卒年四十二顥風姿粹美強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子固繼世擢第一爲直史館

早卒固第適相 仁宗自有傳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也幼者學與丁謂齊名王禹偁尤所  
題獎以為自唐韓柳後三百年有孫丁也時人謂之孫丁舉進  
士開封禮部殿試俱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  
遷祕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正言改右司諫唐制郊祀行慶  
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 宋興因之未暇革也何與起  
居郎耿望言其非制 眞宗嘉納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郊  
禮止加散官勳爵 眞宗數訪以邊事何請擇將帥於文武之  
內參用謀臣凡奏邊防則宜陛見庭問以防壅闕緣邊州縣有  
合救援處則督以軍令聽其便宜今虜騎充斥糧運則宜輕齎  
疾驅凡此皆當今之急務也時傅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  
徇尋出為京東兩浙轉運使何辨急頗事苛察日有捶楚州縣

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揭之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  
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又官  
屬罹譴罰者甚衆故從者依憑其威妄為寒暑所至騷然加起  
居舍人景德初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有文集四十卷第僅

僅字鄰幾與何俱有名于時兄弟皆以進士冠天下士學者榮  
之初為舒州推官復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  
直集賢院景德初拜太子中允為開封府判官擢右正言知制  
誥會永興擇守宰相以僅為諳練民政乃命之然僅純厚長者  
治郡非所長也時 眞宗作玉清昭應宮僅嘗游驪山作詩引  
用陳勝祿山事以諷為讒者所譖進其詩于 眞宗 眞宗讀  
其首篇有朱衣吏引上驪山之語 眞宗曰僅小器也此何足  
夸遂弃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為幸拜右諫議

大夫集賢院學士知開封府出知河中遷給事中卒年四十九  
僅性端慤中立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云有文集五  
十卷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八  
列傳三十一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也舉進士稍遷祕書丞為兩浙轉  
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介舊恩以進致堯劾其罪 太宗  
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徙知壽州再遷主客員外郎為三司鹽  
鐵判官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來歸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  
寇 太宗遂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  
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 眞宗初即位欲以恩德來之許還其  
地使聽約束致堯以謂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  
年果叛圍靈武 眞宗知其才欲以為知制誥召試矣而宰相  
李沆不可乃出為京西轉運使徙知壽州西鄙兵久不解命張  
齊賢為經略使以致堯為判官仍遷秩賜以金紫致堯因抗疏

自陳願不受章紱之賜 詔御史鞠其罪黜為黃州團練副使  
知泰泉蘇揚鄂五州坐知揚州日誤添月奉貶監江寧府酒稅  
卒年六十六致堯性剛率喜言事前後屢上章疏詞多激訐好  
纂錄所著有仙島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西  
陲要記十卷為臣要記十五篇孫鞏布肇布宰相自有傳  
鞏字子固生而警敏年十二能文及冠游太學歐陽脩見其文  
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入編修  
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 英宗實錄檢討官通判  
越州歷知齊襄洪福明亳滄州進職直龍圖閣鞏為治尚威嚴  
其徙滄州也過闕 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鞏上  
疏議經費曰 宋興承五代之弊 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  
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

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萬墾田二百二十五  
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七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  
皇祐治平皆一億万以上歲費亦一億万以上景德官一萬餘  
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職幕官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  
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  
萬以二者校之官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  
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郊之費不同  
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 詔有司案尋載  
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攷而知而郊之費用  
財之多端可攷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  
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  
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

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什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什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什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尤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世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 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 乘輿服器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号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閔元元更

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 陛下之所難也已而再上議曰 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今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案 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已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乃總一万六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負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攷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不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攷其入官之繇條於

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攷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也哉神宗頗嘉納之久之手詔中書曰五朝史事宜付曾鞏遂以爲史館修撰試中書舍人遭母憂卒年六十五鞏少孤奉母孝鞠養羣弟妹甚友愛官學婚嫁一出鞏力平生者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餘卷有文集曰元豐類藁五十卷外集十卷所爲文章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初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稱其文辭以譬水之江漢星之斗神宗嘗問鞏卿與王安石

最密安石何如人鞏曰安石文學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不吝也鞏曰臣謂吝者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鞏以此不大用云

鞏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岩簿稍遷國史院編修官進吏部郎中又遷右司郎中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實錄院修撰太皇太后受冊遵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御文德殿鞏言天聖二年兩制定議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特詔有司改文德殿蓋人主一時之制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切謂太皇太后當於此時特下明詔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

尊兩誼俱得顧不美與 詔如其言蔡確謫新州中書舍人彭  
汝礪草制不奉 詔而諫官言汝礪實肇使之時肇已除給事  
中固辭請外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陳州又徙應天府入為  
吏部侍郎論南郊既去皇地祇位而議者欲夏至遣冢宰攝事  
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事天則躬行事地則遣官非王者  
父天母地之義又議明堂配帝請復設五帝與昊天上帝並祀  
徙刑部侍郎出知徐州數月徙江寧府紹聖初知瀛州時元祐  
士大夫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為  
罪而肇以嘗與修降集賢院修撰知滁州歲滿知泰州又徙海  
州 徽宗即位復為中書舍人上疏言治道在廣言路以言獎  
人猶或畏縮以言罪人人將鉗口去矣會日食四月朔故事當  
降 詔求直言 徽宗命肇草 詔詔下投匭者日千百人元

祐士大夫再以 赦恩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肇奏生者蒙恩  
矣死者未被 聖澤也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僚貶死  
未經敘復者還其所奪官職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以  
言 東朝與政被謫肇即上書以為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  
詳以 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  
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有  
援立 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  
毫可以指議則於 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憂君之誠陳預防之  
戒欲以開悟 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  
忠也以臣愚計 皇帝以瓘所言為狂而逐之 皇太后以天  
地之量察瓘之忠特下 手詔而留之則兩誼俱得矣兄布拜  
相以親嫌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出知陳州歷太原府



南京揚州定州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肇請與俱貶言者繼之  
遂落職謫知和州徙知岳州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移台  
州卒年六十二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也舉進士為利豐監判官知仁和縣  
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 真宗過殿廬中一見詢偉然  
以為奇召試中書直集賢院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  
靈州 真宗銳於為治詢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  
謂以蠻夷攻蠻夷 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自請行  
真宗惜之不欲使蹈兵間詢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  
詢 真宗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靈州沒于賊召還為三司  
戶部判官於是屢言西邊事 真宗益器其材欲以知制誥宰  
相李沆以其躁競不可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

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 真宗亦幸澶淵  
盟契丹而河北之兵亦解天下無事矣詢既見疎不用流落于  
外幾二十年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嘗知蘇濠鄂楚壽陝  
六州又為兩浙荆湖陝西轉運使坐事貶池州至天聖六年復  
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還為龍圖閣待制以龍圖  
閣直學士知并州進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  
臺司改翰林侍讀學士為羣牧使遷給事中出知許州卒年七  
十八詢素有才而好名喜進既老又病足嘗撫其足詈之曰是  
中有鬼不令我至兩府者汝也有所愛馬亦嘗撫其鞍曰我固  
命薄矣汝豈無分被繡鞵邪聞者笑之堯臣詢從子也以詩知  
名見文藝傳

臣稱曰曾致堯梅詢有應用之才而德弗稱 真宗雅器之而

李沆以為浮薄抑而不進真宰用心要當如是哉鞏與肇以文章被近用為時儒宗學者仰之布雖相蓋可貶云

錢昆字裕之吳越國王侗之子也隨俶歸 朝諸從子皆授官獨昆與其弟易願從科舉遂登進士第累遷至三司度支判官仁宗時知廬濠泉亳梓壽許七州為治尚寬簡官至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六昆善為詩賦又喜草隸有文集十卷弟易

易字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 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 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劔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為光祿寺丞通判蘄州上疏曰國之所重莫先乎刑刑不可不本於法不本於法則黷黷則暴

暴則下無所措手足矣古之肉刑者劓黥刖皆非死刑而尚以為虐而絕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斷截手足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肢分落而呻痛未息而謂嚴刑可戒於眾臣愚以為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惟 陛下除之又遇賢良方正科策入第四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 真宗封泰山獻殊祥錄遷太常博士直集賢院 真宗祀汾陰易修 車駕所過圖

經轉祠部員外郎坐事監潁州商稅歲中知開封縣 真宗幸亳州復修所過圖經遂擢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卒年五十九易俊逸過人為文數千百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集一百六十卷壽雲總錄一百卷洞微志十卷子彥遠明逸

彥遠字子高以父任為太廟齋郎大理寺丞復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策入等由太常博士授祠部員外郎彥遠因災異上疏

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遊之樂而前歲地震今歲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為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陛下苟能欽天之戒增修德業則宗廟社稷之福也古者夷狄言語衣服與中國不同其來也不過驅老弱掠畜產而已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如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又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袍耻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邪又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尺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患講長久之計以答天戒則天下幸甚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卒年三十七子勰明逸字子飛亦舉賢良方正父子三人皆中制科世以為盛由

殿中丞除太常博士通判亳州召為右正言直集賢院明逸言事希陳執中章得象之意以排杜衍范仲淹富弼由是三人者俱罷政事遂為時論罪之進右司諫同修起居注遷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坐尹京師無威望又考獄囚凍墮足以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四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召還經筵為翰林學士御史言其文詞不足以備職禁林罷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復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代還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修懿

勰字穆父以從父明逸任試將作監主簿稍遷國子博士舉賢良方正科召試秘閣不中除知尉氏縣元豐中為左司郎中遷中書舍人元祐初知開封府遷給事中復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以繫囚別所遷就圖空出知越州易瀛州明年為江淮荆

浙路發運使召為工部侍郎改戶部出知青州未至召拜戶部尚書八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總治京師有名紹聖初拜翰林學士兼侍讀鄭雍為左丞以臺諫彈奏丐罷總當批荅有羣邪共攻之語於是臺諫以總為欺誣遂罷知池州卒年六十四後入元祐籍云

藻字醇老吳越王鏐五世孫也舉進士又中制科為人清謹寡過居守繩墨為治簡靜立朝無矯亢之節亦不為雷同處勢利淡如也人稱其長者 英宗時為秘書校理上書請 太后還政通判秀州 神宗時稍遷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直學士院除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遷翰林侍讀學士卒年六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九

列傳三十二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也祖郁嘗官鄂州家黃鶴樓漢陽人望樓上若有仙景一夕欽若生父仲華欽若少孤郁愛之郁後為濠州判官嘗曰吾之後必有與者其在吾孫乎欽若舉進士甲科為亳州防禦推官遷太常丞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平逋負千餘万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召試學士院真宗覽其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辭遂以右正言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欽若請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還朝罷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既久又加大學士三年遷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 真宗既與契丹和寇準之功也契丹

受盟而歸準每有自多之色雖 眞宗亦以自得也欽若深害  
之一日從容言於 眞宗曰澶淵之役準以 陛下爲投瓊與  
虜博耳錢輸將盡盡出之謂之孤注 陛下寇準之孤注也且  
城下之盟古人羞之而 陛下以爲功乎 眞宗愀然曰爲之  
奈何欽若知 眞宗厭兵即謬曰 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  
耻 眞宗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禍吾安能爲此可思其次  
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  
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爲也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  
得前代蓋有人力爲之者也 眞宗久之乃可然王旦方爲相  
眞宗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 聖意諭旦宜無不  
可欽若乘閒爲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 眞宗意猶未決也它  
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 眞宗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

洛出書果何事也鎬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適與  
眞宗意合 眞宗遂意決於是 天書降于左承天闕之上大  
中祥符初泰山父老請封禪遂爲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又爲  
天書儀仗副使天書再降泰山欽若以聞 眞宗謂輔臣曰朕  
五月十七日夜夢神人來言當賜天書於泰山祕不敢言今果  
與夢協出欽若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以示百僚欽若又言至  
嶽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亭 眞宗從之封禪禮成遷禮部尚  
書祀汾陰復爲天書儀仗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爲樞密使同  
平章事初 眞宗議立皇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 劉德妃家  
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 眞宗雖不樂亦不罪也它日  
與欽若論方今大臣之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趙安仁  
長者也安仁昔爲故相沈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

真宗默然始有斥安仁之意矣安仁既罷王旦欲引所善李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欽若欽若唯唯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且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非為國計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真宗不許欽若因薦丁謂謂遂參知政事欽若與謂及劉承規陳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異時以五鬼目之七年為同天書刻玉使馬知節與欽若同在樞府知節惡其為人不相下因詆其短爭於上前由是罷樞密使八年復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天禧元年上玉皇尊號遷右僕射尋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真宗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遇陛下恩禮已隆且兩府任用亦均且見祖宗朝未嘗使南人當國雖

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旦罷真宗始相欽若三年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真宗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耳欽若皇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之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而欽若贈之詩故罷為太子太保尋判杭州踰年復資政殿大學士資善堂侍講進司空既而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以疾不俟報赴闕降司農卿分司南京仁宗即位復祕書監改太常卿知濠州遷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天聖元年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進司徒封異國公薨于位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穆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視天文有紫微字又嘗於蜀褒城道中有通刺字未暇視而與之相見告欽若曰異

日位宰相既去視刺字乃唐相裴度也自此遂喜神異事且撰  
文以紀之 朝廷有所興作必委曲遷就以合 上意 真宗  
作喜雪詩誤用旁韻王旦欲白 真宗欽若曰 天子詩可校  
以禮部格耶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他日 真宗謂輔臣曰  
前日所賜詩微欽若幾為衆所笑與楊億等同撰策府元龜有  
褒詔則自為表謝譴問則戒史云第言億等故馬知節面斥其  
姦罔 仁宗亦謂王曾曰欽若所為真姦邪也五子皆天以從  
子寅亮為後欽若平日撰述有天書再降泰山祥瑞圖鹵簿記  
彤管懿範天書儀制翊聖傳 聖祖事迹羅天人醮儀廣聞遷  
叙圖列宿萬靈朝真二圖共數百卷多述神異之事云  
臣稱曰帝王之功業未始不成於艱難多事之時而肆於安逸  
無事之日 真宗之初北有契丹之彊西有繼遷之患 真宗

既已馴服二虜天下無事欽若乃首為天書之說自是封禪之  
禮行而祥瑞興矣雖曰褒功頌德以歸美于 上是豈忠臣之  
所當然者與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詎可忽哉

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也嘗以文謁王禹偁稱其  
文與孫何比之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而謂占第四自  
以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 太宗曰甲乙丙  
丁合居第四尚何言為大理寺評事通判渝州踰年直史館為  
福建路轉運使初置龍焙歲貢團茶咸平初為三司戶部判官  
峽路蠻擾邊會分川峽為四路謂領夔州路轉運使措置蠻事  
作誓刻石柱境上其後又入寇委其酋領討平之居五年入為三  
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契丹入寇謂知鄆州虜騎稍南民大驚  
趣揚州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斬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懼不復

稽阻又令廣旗幟擊刁斗聲振百餘里於是契丹亟走明年召  
爲三司使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謂因言大  
計有餘議遂定謂機敏有智謀在三司案牘有差老吏不能曉  
者決以一言皆中其理 朝廷每有營造莫不兼領凡奏祥瑞  
事皆謂與王欽若與焉初議建昭應宮也 眞宗命謂經度謂  
欲侈大其制近臣多言其不可者 眞宗以問謂謂曰 陛下  
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 陛下未有皇嗣建  
宮於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羣臣不知 陛下此意或妄有  
沮止願以諭之既而王旦密上疏諫止其役 眞宗諭之如謂  
所對旦遂不敢復言五年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明年朝謁太  
清宮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又爲天書刻玉副使再遷兵  
部尚書九年除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間徙鎮保信復以

吏部尚書爲參知政事改樞密使寇準罷相 眞宗旣已相李  
迪未幾亦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眞宗疾  
久頗艱於語言 皇后與政準爲相時議欲請 太子監國準  
旣罷楊崇勳告內侍周懷政謀殺謂等復用準謂微服夜詣曹  
利用謀之遂誅懷政貶準安州再貶道州司馬王曾爲參知政  
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  
不免也曾踧然而懼其後 眞宗欲令 皇太子聽政 皇后裁  
制於內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爲李  
迪斥其姦遂與迪俱罷相謂尋知河南府內臣雷允恭者嬖臣  
也謂之進皆允恭之力至是允恭傳宣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  
遣謂因此直入中書召堂吏索文書閱之來日與羣工同奏事  
眞宗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謂傳詔召當直學士



劉筠草復相制筠曰命相必面得 旨果尔今日必有召制乃  
可爲也謂無如之何乃命他學士草制遂拜左僕射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兼太子少師謂既復相尋又加司空封晉國公  
仁宗即位 章獻后臨朝進司徒兼侍中爲山陵使允恭既有  
力於謂謂德之故遣允恭修陵域允恭惑司天邢中和妄言移  
皇堂於東南二十步王曾具奏其事以謂擅易陵寢意有不善  
語在允恭傳允恭既誅謂罷相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謂次子  
玘與女冠劉德妙通出入謂家謂坐貶崖州司戶參軍玘除名  
籍其家自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十數人皆坐貶始寇準謫雷州  
時謂與馮拯同在中書謂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謂忽自疑語  
拯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拯唯唯而已謂乃徐擬雷州至是謂  
貶拯遂擬崖州云初謂之復留也貶李迪於衡州宋綬知制誥

草謫詞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比皆其事也詞既上  
謂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 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沉  
頓謂所定也及謂貶綬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  
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謂在朱崖凡五年嘗  
以家財與土人商販蠲其息其人問所欲謂曰欲煩齋家書至  
洛陽尔仍戒其人曰俟有中貴人至與留守宴即投之其人如教  
留守得之大驚不敢拆其書遂奏之乃謂作陳情表假家書以  
達之也其表叙其受遺冊立之功有云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  
天之功 章獻與 仁宗覽之惻然遂徙雷州又三年徙道州  
復秘書監致仕居安州又徙光州卒年七十二謂性儉巧而善  
談笑在朱崖嘗問客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  
朝廷宰相作崖州司戶參軍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先是謂

逐寇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及謂得罪人以爲報云

馮拯字道濟河陽人也少時以文謁趙普普見而奇之謂曰子位與壽他日我若也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峽州稍遷度支判官淳化中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閣請立許王元禧爲皇太子 太宗怒出知端州久之徙鼎州道改通判廣州會母亡請內徙得知江州入判三司度支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拯論大將王超傳潛在定瀛觀望翫寇 陛下不見杜重威之事乎後超等果以逗撓覆軍擢樞密直學士爲河東河北安撫副大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初改工部侍郎僉書樞密院 眞宗訪以邊事拯以謂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隘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河以布陳裹糧其勢

足以決勝今防秋請定州北唐河增屯軍馬至六萬爲大陳邢州置都總管爲中陳天雄軍鈐轄爲後陳而罷莫州狼山兩路屯兵從之明年爲參知政事累遷工部尚書引疾丐罷以刑部尚書知河南府除御史中丞又以疾除戶部尚書知陳州 眞宗問王旦曰拯屢求閒郡何也對曰馬知節嘗薄拯拯志在旌節不敢請大藩也明年再知河南天禧四年入判都省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尋加左僕射中書侍郎居相位兼太子少傅集賢殿大學士進左僕射封祁國公 仁宗即位遷司空兼侍中與丁謂同爲相謂獲坐陰祈拯營救時 章獻欲殺謂拯言 上初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得不誅而竄之朱崖拯有力焉謂旣得罪拯遂代謂爲司徒昭文館大學士充山陵使拯嚴軍中人傳宣至中書未嘗與坐上章請罷拜武勝軍節度

使兼侍中判河南府 仁宗遣內人撫問還奏其寢處皆儉素無他飾 仁宗因賜以衾裯及錦倚屏然拯平居自奉極於侈靡也卒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懿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

列傳三十三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也其父諫明經及第至右補闕換崇儀使利用少有志節讀書略通大義以諫遺恩授殿前承旨轉右班殿直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初契丹南牧 眞宗用宰相寇準計親御六軍度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撻覽契丹有求和意 朝廷知之是時利用適奏事行在以利用使于兵間 眞宗欲召問以觀其志於是樞密使王繼英曰利用言儻得奉君命雖死無所避即日授閣門祇候假崇儀副使奉書以行 眞宗曰契丹如貪歲賂乃 國家細事或求關南之地當以理絕之利用對曰虜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 眞宗壯其言利用見虜果首及關南地利用曰若歲求金帛以助軍乏尚恐大

臣議或不同割地之議死不敢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曰舉國而來不得關南止得金帛誠媿見國人利用曰若尔則兩國之兵未有休時矣虜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而與報使韓杞同至復致書幣以往許其和好仍歲遺銀絹三十萬使還 真宗在惟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 真宗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万乎 真宗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惟宮淺迫利用具聞其語既對 真宗亟問之利用再三稱死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 真宗曰幾何曰三十万 真宗不覺喜甚利用之行也面請所以遺虜者 真宗曰必不得已雖百萬可也寇準謂利用曰雖有旨許百万若過三十万當斬汝至是果以三十万成約而還擢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

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命利用為廣南安撫使賊平遷引進使累遷嘉州防禦使鄜延路兵馬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久之加宣徽北院使改同知樞密院遂知院事天禧中拜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皇太子權聽軍國事議令輔臣兼東宮官 真宗出制書榻前宰相李迪面斥丁謂姦邪利用馮拯皆有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若捐軀入不測之虜迪不如臣卒以利用兼太子少保進右僕射封韓國公 仁宗即位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天聖三年加司空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初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位在宰相李沆下及王曾拜平章事利用為樞密使兼侍中乃令利用班曾上然中外深以為失至是曾拜首相曾與利用告謝而利用爭班閤門屢請班首姓名曾抗聲曰

但言宰相王曾以下告謝班始定而利用寢不說時張知白為次相見其不平之意終推利用班其上 仁宗令樞密副使張士遜勉諭之五年改封鄆國公明年改鎮保平又明年其從子左侍禁洵為趙州監押趙人告其逆謀遂罷以本官兼侍中判鄧州及洵誅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公用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至襄州內臣楊懷敏逼使自縊以疫暴卒聞年五十九利用既居大位遂肆驕縱 章獻臨朝威震天下利用奏事簾前頗不祇肅或以指爪擊帶鞞左右指以示 章獻曰利用在先帝時敢尔耶 章獻雖銜怒然亦嚴憚之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多裁抑貴戚宦官而親舊或乘間獲進故不免禍既死人或以為冤贈太傅謚曰襄悼 張耆開封人也年十一事 眞宗于潛邸及 眞宗即位授西

頭供奉官擢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耆為天雄軍鎮州定州鈐轄契丹圍望都耆率諸將從間道往至則城已陷遂與虜戰身被數創擒其一將會王繼忠没于陳耆言天道方利用兵先人有奪人之心宜悉師以伐胡關土疆國在此舉矣遷昭州團練使為并代路鈐轄召對承明殿 眞宗曰朕欲守澶州橋而難其人汝能為朕行乎乃以為駕前西面鈐轄又為東面鈐轄耆嘗受人金或言其事降供備庫使潞州兵馬都監久之遷團練使改英州防禦使從 眞宗東封除齊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是時盛興宮室人皆爭奉符瑞丁謂王欽若主其事無敢議者耆毅然謂土木之役不足以承天意遷相州觀察使馬軍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天禧三年罷判河陽居久之除同平章事判陳州

歷定國河陽三城武寧鎮安淮南五鎮判壽州徙河陽天聖三年拜樞密使封岐國公者初名旻至是改焉加右僕射兼侍中又進封鄧國公又歷泰寧山南東道昭德三鎮章獻崩加左僕射改鎮護國出判許州遷襄鄧二州進封徐國公又徙河陽許陳壽等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得一知貝州妖卒王則反不能死又為之用既而坐誅而者鬱鬱不得志卒年七十五贈太師兼侍中謚曰榮僖者為人有智數真宗嘗使讀論語左氏春秋又賜以宸戒二十條及聖政紀冊府元龜故通知傳記至於星曆術數之學無不傳習其言邊事或衆緯變見多中章獻在壽邸時嘗出寓其家故臨朝待者尤所優寵賜第省西凡七百楹後言者以樓下瞰郊社乃毀之前後賜予不貲罄其財之不出故為曲攔積百貨與羣婢貿易其有疾者親診視收其藥

直御諸子嚴一見之即出之外舍然供饋僚屬頗厚也者之諸子得一既以背叛誅而誠一復以凶惡著誠一任樞密院副承旨時嘗開耆之棺槨掠取財物解父所繫排方犀帶後任觀察使為諫官論列責官而卒曾孫叔夜克戩克公各別有傳

楊崇勳其先蘇州人也父全美仕太宗為殿前指揮使崇勳少以父任為東西班承旨給事東宮真宗即位授左侍禁累遷至四方館使寇準罷相真宗寢疾仁宗在東宮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于仁宗而復相準崇

勳告其事遂誅懷政擢崇勳鄧州觀察使辭不拜以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兼羣牧使屬天下久罷兵有言鬻廐馬者崇勳曰馬者兵之用而戰之備也雖無事其可去耶議遂格仁宗立拜彰德軍留後知陳州為殿前都虞候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振

武軍節度使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雨崇勳穿泥鞞登政事堂宰相王曾劾其失詔送宣徽院問狀翌日曾請傳詔釋其罪章獻后問其故曾曰崇勳武臣不知朝廷之儀舉奏者宰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徙鎮鎮南拜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又徙定武山南東道二鎮拜樞密使明道二年加同平章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判陳州崇勳既加使相而論者以為寵太過周懷政之弟懷信訟崇勳誣告其兄乃罷平章事知壽州慶歷三年契丹將渝盟以崇勳判冀州既而老不任事徙判成德軍又徙鄭州以左衛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年七十贈太尉有司謚曰恭密詔更為恭毅崇勳口給狡桀喜中傷人而於御軍頗有法云

臣稱曰曹利用奉使虜廷有勞國家驟膺柄用權震人主而不能以謙自牧卒罹不測之禍天道福善而禍淫可不信哉者崇勳材質庸下致位將相蓋出幸會云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一  
列傳三十四

李迪字復古濮州鄆城人也少從柳開學為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舉進士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徐州代還直史館為開封府發解官 真宗東封泰山以迪通判兗州既而坐前發解舉人失當降監海州鹽稅明年以右司諫知鄆州再遷吏部員外郎為三司鹽鐵副使遂知制誥 真宗幸亳州為留守判官亳升節制以迪知亳州代還知永興軍尋除陝西都轉運使召為翰林學士是時知秦州曹瑄數言唃廝囉欲內寇請益兵不遣乃求罷 真宗問誰可代之迪曰非瑄莫能制也 陛下重發兵得非將上 玉皇聖號耶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 真宗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策記兵及糧



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 眞宗令採取之因給紙札令迪悉上合存留及調塞下數以進 眞宗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未幾唵斯囉寇邊復召問對曰瑋必克後數日捷報至 眞宗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壁待之是以知其必勝尔歲荐饑三司調用不給 眞宗召問所以濟之之策迪對曰 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今邊無費儻以佐國用則庶幾天下財利寬而民不加賦矣 眞宗爲大發內庫金繒賜三司又言方東封時嘗詔車駕所過毋伐木除道及祀汾亳以來土木之役不可勝紀今旱蝗之起殆天所以儆戒於陛下也願罷諸不急之費 眞宗嘉納天禧元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東宮建以迪爲太子少傅迪辭以 太宗時未嘗立保傅遂止兼賓客加禮部侍郎寇準罷相 眞宗欲相迪迪固

辭一日對滋福殿 皇太子出拜 上前曰蒙以賓客爲宰相眞宗顧迪曰復何辭邪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眞宗不豫令 皇太子總軍國事首相丁謂獨請 皇太子止決常務他皆聽 旨迪固爭不可謂曰即 上躬良已何以處之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力爭不已自是 皇太子止於資善堂聽事餘皆聽旨謂益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安能徇權臣以取容乎時二府並進秩乃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作左丞者謂又欲進所善林特爲詹事迪不可又欲以爲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又不可至 上前斥謂擅權不法事願與謂俱罷且言寇準無罪不當黜因格前制不下於是謂罷爲吏部尚書迪罷爲戶部侍郎翌日謂知河南府迪鄆

州謂尋復留貶迪衡州團練副使謂竄起為秘書監知舒州徙江寧府又徙青兗二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朝京師章獻明肅皇后謂迪曰卿不欲吾與國事吾今保養天子至此如何迪曰臣不知太后有至德也章獻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明道元年遷工部尚書章獻崩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迪再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於是呂夷簡忌之景祐二年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公為姚崇其待我乃如是邪改知相州尋為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因奏呂夷簡結荆王元儼為除門僧惠清守闕墜義詔鞠之乃迪在中書時所行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改戶部尚書知兗州

復資政殿大學士是時元昊反契丹背盟迪請臨邊拜彰信軍節度使判天雄軍徙青州引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司空謚曰文定三子東之附傳微之補之仕至列大夫東之字公明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除館閣校勘遷直集賢院擢天章閣待制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即位富弼薦東之學行遷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累遷工部尚書拜太子少保致仕再遷太子少師卒年七十八謚曰懿靖東之性簡易詳練本朝故事與人交必盡情實云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也幼孤鞠於仲父宗元里人張震有道之士也曾從之學謂有將相之器甫冠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齊州代還直史館景德初契丹始修好所致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曾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與抗稱兩朝

非外夷狄之意 眞宗嘉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天書降 詔作  
玉清昭應宮規創方楹廷臣莫有言者曾列五害願省損制度  
奉使契丹而返者邢祥辯給好以氣陵人稱本國宗支皆賜鐵  
券曾曰大臣反側賜鐵券以安其心何爲及宗支哉祥大慙大  
中祥符六年爲翰林學士一日 眞宗晚坐承明殿召對命謁  
者諭之曰思卿甚故不及御朝服毋謂朕慢卿也初違制之法  
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知審刑院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  
以失論 眞宗不悅曰如是不復有違制者曾曰如 陛下言  
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九年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時王欽若挾祥瑞迎合 人主意陰排異己者 眞宗怒責  
大臣當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  
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及欽若

爲相乃以禮部侍郎罷曾政事頃之知應天府天禧初民訛言  
有妖若飛帽搏人自京以南皆驚恐曾夜開里門捕倡言者民  
乃定徙天雄軍復爲參知政事再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  
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方 眞宗不豫也有諷皇后謀稱制者  
曾密語后戚錢惟演曰今 天子決政資善堂天下固已屬望  
而劉氏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獨不見呂武之事乎惟演悟不  
敢異議及 眞宗崩丁謂欲 皇太后對近臣決政事 皇帝  
獨朔望見羣臣庶務悉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畫可於禁中曾曰  
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非劉氏之天下奈何使 兩宮  
異處柄歸宦者禍端兆矣乃奏請如東漢舊制 太后坐右垂  
簾同聽政謂與允恭改 皇堂抵罪參知政事任中正言於  
仁宗曰謂被 先帝顧命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不忠無足議於

是謂貶崖州中正而下十數人隨亦廢黜是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立朝姦邪懼焉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踰年進吏部尚書嘗請用孫奭馮元勸講殿中又自采聖賢事迹會解用爲規戒曾薦參知政事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 章獻未用曾奏曰臣言呂夷簡而未用以臣度 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耆之上耳且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 章獻曰固無此意行且用矣夷簡遂拜相 章獻與政久稍通請托曾力裁制忤 章獻意及 章獻受冊供帳天安殿曾執不可於是改文德殿 章獻滋不悅玉清昭應宮災 章獻有再興葺意曾又以為不可乃罷相知青州徙天雄軍拜彰德軍節度使魏人愛其政生祠之改鎮天平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二年

召拜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是時呂夷簡爲昭文相專決事曾與夷簡議論多不協力求去以右僕射出知青州既入謝改判鄆州加資政殿大學士由宰相罷政而帶職自曾始曾前後輔政十年處天下事審而中禮性儉素居家人不見其喜愠之色在 上前開陳處可辨博有餘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士大夫服其清修莫敢干以私者嘗云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故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聞者歎服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曰文正皇祐中曾弟子融言臣兄曾事 章聖興諸生不十年總大政其後拜玉几下聞顧命 章獻聽政臣兄確然秉正勤翊王家大業以安 陛下幸詔詞臣勒銘隧石誠得天筆篆額敷貴前人死且不朽因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

上之 仁宗乃御篆旌賢碑三字賜其家其後踵為故事治平中以曾配享 仁宗廟庭

子融初用曾奏為將作監主簿又舉進士獻所為文章召試集賢院為三司判官以直龍圖閣知河陽荆南府遷天章閣待制為三司副使子融以材自奮籍籍為聞人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兗州不赴以刑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子融初名暉字子融及趙元昊反乃請改今名嘗集 本朝禮為禮閣新編五十卷又論次五代事為唐餘錄六十卷

臣稱曰 章獻擁 幼君制天下時大臣怙權乘之以逞曾毅然奮忠臨大節而不可奪卒使 帝室尊榮禍亂不作可謂社稷之臣矣夫賢者以身為天下用而安危繫焉曾佩安危之寄功烈光明何媿於古宜 仁宗之旌異云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也父鸞為鹽亭令知白幼好學鸞喜曰大吾門者子矣遂不復仕知白舉進士為靜戎軍解州推官定武軍掌書記河北節度判官咸平中西北未寧中外多言兵事知白奏疏言王者當奉時令茂功典省刑罰及取士之制數千言 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擢右正言出知劍州復召試中書拜直史館江南旱命知白安撫及還授京東轉運使周伯星見百官稱賀知白獨以為人君當修德以應天星之見何所繫焉因極陳治道之要 真宗曰知白在外而乃心 朝廷可謂知所職矣陝西饑命知白按巡尋知鄧州拜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知白以 朝廷重內職輕外官引唐李嶠議建請選臺閣分典藩郡仍自請補外 真宗不許知白固請乃以知青州還朝求領國子監 真宗曰知白倦於處劇耶宰相言知白更

踐中外未嘗為身謀乃擢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  
知政事遷工部侍郎是時王欽若為相與知白議論多不合以  
疾辭位罷為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徙南京至是欽若分司  
南京眾謂知白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論者多之徙知亳州  
仁宗即位召入為樞密副使天聖二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知白在相位重名器無豪髮私雖貴  
顯清約如寒士六年薨于位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節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一

